

中
华
藏
典

传

世

文

选

经史百家杂钞「三」

劉炳森署



延续中华文明的千古名篇

西苑出版社



中華藏典·傳世文選

經史百家雜鈔(二)

〔清〕

曾國藩 編

西苑出版社

經史百家雜鈔卷十

詔令之屬

甘 誓

書

大战于甘，乃召六卿。王曰：“嗟！六事之人，予誓告汝：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。今予惟恭行天之罚，左不攻于左，汝不恭命。右不攻于右，汝不恭命。御非其马之正，汝不恭命。用命，赏于祖。不用命，戮于社。予则孥戮汝！”

汤 誓

書

王曰：“格尔众庶，悉听朕言！非台小子，敢行称乱，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今尔有众，汝曰：‘我后不恤我众，告我穰事而割正夏。’予惟闻汝众言。夏氏有罪，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。今汝其曰：‘夏罪其如台？’夏王率遏众力，率割夏邑，有众率怠弗协，曰：‘时日曷丧？予及汝皆亡！’夏德若兹，今朕必往！尔尚辅予一人，致天之罚，予其大赉汝！尔无不信，朕不食言！尔不从誓言，予则孥戮汝，罔有攸赦！”

牧 誓

書

时甲子昧爽，王朝至于商郊牧野，乃誓。王左仗黄钺，右秉白旄以麾，曰：“逖矣！西土之人。”王曰：“嗟！我友邦冢君御事：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亚旅、师氏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，称尔戈，比尔干，立尔矛！予其誓。”王曰：“古人有言曰：‘牝鸡无晨。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！’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，昏弃厥肆祀弗答，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，是以为大夫卿士，俾暴虐于百姓，以奸宄于商邑。今予发，惟恭行天之罚。今日之事，不愆于六步、七步，乃止齐焉，天子勖哉！不愆于四伐、五伐、六伐、七伐，乃止齐焉，勖哉夫子！尚桓桓，如虎如貔，如熊如罴！于商郊，弗迓克奔，以役西土。勖哉夫子！尔所弗勖，其于尔躬有戮！”

吕 刑

書

惟吕命，王享国百年，耄，荒度作刑，以诘四方。

王曰：“若古有训，蚩尤惟始作乱，延及于平民，罔不寇贼，鸱义奸宄，夺攘矫虔。苗民弗用灵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，曰法。杀戮无辜，爰始淫为劓、刵、椓、黥。越兹丽刑并制，罔差有辞。民兴胥渐，泯泯棼棼，罔中于信，以覆诅盟，虐威庶戮，方告无辜于上。上帝监民，罔有馨香德刑，发闻惟腥。

“皇帝哀矜庶戮之无辜，报虐以威，遏绝苗民，无世在下。乃命重、黎，绝地天通，罔有降格。群后之逮在下，明明非常，齔寡无盖。皇帝清问下民，齔寡有辞于苗，德威惟畏，德明惟明。乃命三后，恤功于民：伯夷降典，折民惟刑。禹平水土，主名山川。稷降播种，农殖嘉谷。三后成功，惟殷于民。士制百姓于刑之中，以教祗德。穆穆在上，明明在下，灼于四方，罔不惟德之勤。故乃明于刑之中，率义于民非彝，典狱非讫于威，惟讫于富。敬忌，罔有择言在身。惟克天德，自作元命，配享在下。”

王曰：“嗟！四方司政典狱，非尔惟作天牧。今尔何监？非时伯夷播刑之迪；其今尔何惩？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，罔择吉人，观于五刑之中；惟时庶威夺货，断制五刑，以乱无辜。上帝不蠲，降咎于苗，苗民无辞于罚，乃绝厥世。”

王曰：“呜呼！念之哉！伯父伯兄，仲叔季弟，幼子童孙，皆听朕言，庶有格命。今尔罔不由慰日勤，尔罔或戒不勤。天齐于民，俾我一日，非终惟终，在人。尔尚敬逆天命，以奉我一人！虽畏勿畏，虽休勿休，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。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其宁惟永。”

王曰：“吁！来，有邦有土，告尔祥刑。在今尔安百姓，何择非人？何敬非刑？何度非及？两造具备，师听五辞；五辞简孚，正于五刑；五刑不简，正于五罚；五罚不服，正于五过。五过之疵，惟官、惟反、惟内、惟货、惟来。其罪惟均，其审克之！五刑之疑有赦，五罚之疑有赦，其审克之！简孚有众，惟貌有稽。无简不听，具严天威！”

墨辟疑赦，其罚百钁，阅实其罪；劓辟疑赦，其罚惟倍，阅实其罪；剕辟疑赦，其罚倍差，阅实其罪；宫辟疑赦，其罚六百钁，阅实其罪；大辟疑赦，其罚千钁，阅实其罪。墨罚之属千，劓罚之属千，剕罚之属五百，宫罚之属三百，大辟之罚其属二百。五刑之属三千。上下比罪，无僭乱辞，勿用不行，惟察惟法，其审克之！上刑适轻，下服；下刑适重，上服。轻重诸罚有权。刑罚世轻世重，惟齐非齐，有伦有要。罚惩非死，人极于病。非佞折狱，惟良折狱，罔非在中。察辞于差，非从惟从。哀敬折狱，明启刑书胥占，咸庶中正，其刑其罚，其审克之！狱成而孚。其刑上备，有并两刑。”

王曰：“呜呼！敬之哉！官伯族姓，朕言多惧。朕敬于刑，有德惟刑。今天相民，作配在下。明清于单辞，民之乱，罔不中听狱之两辞。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！狱货非宝，惟府辜功，报以庶尤。永畏惟罚，非天不中，惟人在命。天罚不极，庶民罔有今政在于天下。”

王曰：“呜呼！嗣孙，今往何监？非德？于民之中，尚明听之哉！哲人惟刑，无疆之辞，属于五极，咸中有庆。受王嘉师，监于兹祥刑！”

文侯之命

书

王若曰：“父义和！丕显文、武，克慎明德，昭升于上，敷闻在下。惟时上帝，集厥命于文王。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，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，肆先祖怀在位。

“呜呼！闵予小子嗣，造天丕愆。殄资泽于下民，侵戎我国家纯。即我御事，罔或者寿俊在厥服，予则罔克。曰：惟祖惟父，其伊恤朕躬！呜呼！有绩予一人，永绥在位。

“父义和！汝克昭乃显祖，汝肇刑文、武，用会绍乃辟，追孝于前文人。汝多修，扞我于艰；若汝，予嘉！”

王曰：“父义和！其归视尔师，宁尔邦，用赉尔秬鬯一卣，彤弓一，彤矢百，卢弓一，卢矢百，马四匹。父往哉！柔远能迓，惠康小民，无荒宁！简恤尔都，用成尔显德！”

费誓

书

公曰：“嗟！人无哗，听命！徂兹淮夷，徐戎并兴。善敕乃甲冑，敕乃干，无敢不吊。备乃弓矢，锻乃戈矛，砺乃锋刃，无敢不善。

“今惟淫舍牯牛马，杜乃攫，敕乃阱，无敢伤牯。牯之伤，汝则有常刑。

“马牛其风，臣妾逋逃，无敢越逐。祇复之，我商赉汝。乃越逐不复，汝则有常刑。无敢寇攘，逾垣墙，窃马牛，诱臣妾，汝则有常刑。

“甲戌，我惟征徐戎。峙乃糗粮，无敢不逮。汝则有大刑！鲁人三郊三遂，峙乃桡干！甲戌，我惟筑，无敢不供。汝则有无余刑，非杀！鲁人三郊三遂，峙乃刍茭，无敢不多，汝则有大刑！”

秦誓

书

公曰：“嗟！我士，听无哗！予誓，告汝群言之首。古人有言曰：‘民讫自若，是多盘。’责人斯无难，惟受责俾如流，是惟艰哉！我心之忧，日月逾迈，若弗云来。

“惟古之谋人，则曰未就予忌，惟今之谋人，姑将以为亲。虽则云然，尚猷询兹黄发，则罔所愆。番番良士，旅力既愆，我尚有之；伾伾勇夫，射御不违，我尚不欲。惟截截善谀言，俾君子易辞，我皇多有之！”

“昧昧我思之，如有一介臣，断断猗无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如自其口出。是能容之，以保我子

孙黎民，亦职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冒疾以恶之。人之彦圣，而违之，俾不达，是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？邦之机陞，日由一人；邦之荣怀，亦尚一人之庆！”

王子朝告诸侯之辞

左 传

昔武王克殷，成王靖四方，康王息民，并建母弟，以蕃屏周，亦曰：“吾无专享文、武之功，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人于难，则振救之。”至于夷王，王愆于厥身，诸侯莫不并走其望，以祈王身。至于厉王，王心戾虐，万民弗忍，居王于彘。诸侯释位，以间王政。宣王有志，而后效官。至于幽王，天不吊周，王昏不若，用愆厥位。携王奸命，诸侯替之而建王嗣，用迁郑郕。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。至于惠王，天不靖周，生颓祸心，施于叔带。惠、襄避难，越去王都。则有晋、郑威黜不端，以绥定王家。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。

在定王六年，秦人降妖，曰：“周其有髡王，亦克能修其职，诸侯服享，二世共职。王室其有间王位，诸侯不图，而受其乱灾。”至于灵王，生而有髡。王甚神圣，无恶于诸侯。灵王、景王，克终其世。

今王室乱，单旗、刘狄剥乱天下，壹行不若，谓“先王何常之有？惟余心所命，其谁敢讨之！”帅群不吊之人，以行乱于王室。侵欲无厌，规求无度，贯渎鬼神，慢弃刑法，倍奸齐盟，傲很威仪，矫诬先王。晋为不道，是摄是赞，思肆其罔极。兹不谷震荡播越，窜在荆蛮，未有攸底。若我一二兄弟甥舅，奖顺天法，无助狡猾，以从先王之命，毋速天罚，赦图不穀，则所愿也，敢尽布其腹心，及先王之经，而诸侯实深图之。

昔先王之命曰：“王后无适，则择立长；年钧以德，德钧以卜。”王不立爱，公卿无私，古之制也。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，单、刘赞私立少，以间先王，亦惟伯仲叔季图之。

初并天下议帝号令

秦始皇

秦初并天下，令丞相、御史曰：“异日韩王纳地效玺，请为藩臣，已而背约，与赵、魏合从畔秦，故兴兵诛之，虏其王。寡人以为善，庶几息兵革。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，故归其质子，已而背盟，反我太原，故兴兵诛之，得其王。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，故举兵击灭之。魏王始约服入秦，已而与韩、赵谋袭秦，秦兵吏诛，遂破之。荆王献青阳以西，已而畔约，击我南郡，故发兵诛，得其王，遂定其荆地。燕王昏乱，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，兵吏诛，灭其国。齐王用后胜计，绝秦使，欲为乱，兵吏诛，虏其王，平齐地。

寡人以眇眇之身，兴兵诛暴乱，赖宗庙之灵，六王咸伏其辜，天下大定。今名号不更，无以称成功、传后世。其议帝号！”

求賢詔

漢高帝

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，伯者莫高于齐桓，皆待贤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贤者智能，岂特古之人乎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，士奚由进？今吾以天之灵，贤士大夫，定有天下，以为一家，欲其长久，世世奉宗庙亡绝也。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，而不与吾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！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御史大夫昌下相国，相国都侯下诸侯王，御史中执法下郡守，其有意称明德者，必身劝为之驾，遣诣相国府，署行、义、年；有而弗言，觉，免！年老癯病，勿遣。

賜南粵王趙佗書

漢文帝

皇帝謹問南粵王：甚苦心勞意！朕，高皇帝側室之子，棄外，奉北藩于代，道里辽远，壅蔽朴愚，未尝致书。高皇帝弃群臣，孝惠皇帝即世，高后自临事，不幸有疾，日进不衰，以故悖暴乎治。诸吕为变故乱法，不能独制，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。赖宗庙之灵、功臣之力，诛之已毕。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，不得不立，今即位。

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，求亲昆弟，请罢长沙两将军。朕以王书，罢将军博阳侯，亲昆弟在真定者，已遣人存问，修治先人冢。前日闻王发兵于边，为寇灾不止。当其时，长沙苦之，南郡尤甚。虽王之国，庸独利乎？必多杀士卒，伤良将吏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独人父母。得一亡十，朕不忍为也！

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，以问吏，吏曰：“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。”朕不能擅变焉。吏曰：“得王之地，不足以为大；得王之财，不足以为富。”服领以南，王自治之。虽然，王之号为“帝”，两帝并立，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，是争也。争而不让，仁者不为也。愿与王分弃前患，终今以来，通使如故。

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，王亦受之，毋为寇灾矣。上褚五十衣，中褚三十衣，下褚二十衣，遗王。愿王听乐娛忧，存问邻国。

除诽谤法詔

漢文帝

古之治天下，朝有进善之旌、诽谤之木，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。今法有诽谤讞言之罪，是使众臣不敢尽情，而上无由闻过失也。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？其除之！民或祝诅上，以相约而后相谩，吏以为大逆。其有他言，吏又以为诽谤。此细民之愚，无知抵死，朕甚不取，自今以来，有犯此者勿听治。

除肉刑詔

漢文帝

盖闻有虞氏之时，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，而民弗犯，何治之至也！今法有

肉刑三，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？吾甚自愧！故夫训道不纯，而愚民陷焉。《诗》曰：“恺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；或欲改行为善，而道亡由至。朕甚怜之！夫刑至断肢体，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。

增祀无祈诏

汉文帝

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，十四年于今。历日弥长，以不敏不明，而久抚临天下，朕甚自愧！其广增诸祀坛场珪币！

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，望祀不祈其福，右贤左戚，先民后己，至明之极也！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，不为百姓，朕甚愧之！夫以朕之不德，而专乡独美其福，百姓不与焉，是重吾不德也！其令祠官致敬，无有所祈。

民食不足求言诏

汉文帝

间者数年比不登，又有水旱疾疫之灾，朕甚忧之。愚而不明，未达其咎。意者，朕之政有所失，而行有过与？乃天道有不顺，地理或不得，人事多失和，鬼神废不享与？何以致此？将百官之奉养或费，无用之事或多与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？夫度田非益寡，而计民未加益，以口量地，其于古犹有余，而食之甚不足者，其咎安在？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，为酒醪以靡谷者多，六畜之食焉者众与？细大之义，吾未能得其中。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！有可以佐百姓者，率意远思，无有所隐！

遗匈奴书

汉文帝

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。使系虏浅遗朕书云：“愿寝兵休士，除前事，复故约，以安边民，世世平乐。”朕甚嘉之，此古圣王之志也。汉与匈奴约为兄弟，所以遗单于甚厚。背约离兄弟之亲者，常在匈奴。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，勿深诛。单于若称书意，明告诸吏，使无负约，有信，敬如单于书。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，甚苦兵事，服绣袷绮衣，长襦、锦袍各一，比疏一，黄金飴具带一，黄金犀毗一，绣十匹，锦二十四匹，赤绋、绿绶各四十匹，使中大夫意、谒者令肩遗单于。

遗匈奴书

汉文帝

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。使当户且渠雕渠难、郎中韩辽，遗朕马二匹，已至，敬受。先帝制：长城以北，引弓之国，受令单于；长城以内，冠带之室，朕亦制之。使万民耕织、射猎、衣食，父子毋离，臣主相安，俱无暴虐。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趋，背义绝约，忘万民之命，离两主之欢，然其事已在前矣。书云：“二

国已和亲，两主欢说，寝兵休卒养马，世世昌乐，翕然更始。”朕甚嘉之！圣者日新，改作更始，使老者得息，幼者得长，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。朕与单于俱由此道，顺天恤民，世世相传，施之无穷，天下莫不咸嘉！使汉与匈奴邻敌之国，匈奴处北，地寒，杀气早降，故诏吏遗单于秣金帛绵絮他物，岁有数。今天下大安，万民熙熙，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。朕追念前事，薄物细故，谋臣计失，皆不足以离昆弟之欢。朕闻天不颇覆，地不偏载，朕与单于皆捐细故，俱蹈大道也！堕坏前恶，以图长久，使两国之民，若一家子。元元万民，下及鱼鳖，上及飞鸟，跂行喙息蠕动之类，莫不就安利避危殆！故来者不止，天之道也。俱去前事，朕释逃虏民，单于毋害章尼等。朕闻古之帝王，约分明而不食言，单于留志，天下大安，和亲之后，汉过不先！单于其察之。

策问贤良文学

汉文帝

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，皇帝曰：昔者大禹勤求贤士，施及方外，四极之内，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靡不闻命，以辅其不逮。近者献其明，远者通厥聪，比善戮力，以翼天子。是以大禹能亡失德，夏以长祿。高皇帝亲除大害，去乱从，并建豪英，以为官师，为谏争辅天子之阙，而翼戴汉宗也。赖天之灵、宗庙之福，方内以安，泽及四夷。今朕获执天下之正，以承宗庙之祀，朕既不德，又不敏，明弗能烛，而智不能治，此大夫之所著闻也。故诏有司：诸侯王、三公、九卿，及主郡吏，各帅其志，以选贤良，明于国家之大体，通于人事之终始，及能直言极谏者，各有人数，将以匡朕之不逮。二三大夫之行，当此三道，朕甚嘉之！故登大夫于朝，亲谕朕志。大夫其上三道之要，及永惟朕之不德、吏之不平、政之不宣、民之不宁，四者之阙，悉陈其志，毋有所隐，上以荐先帝之宗庙，下以兴愚民之休利，著之于篇，朕亲览焉，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。书之，周之密之，重之闭之，兴自朕躬。大夫其正论，毋枉执事！呜呼，戒之！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！

令二千石修职诏

汉景帝

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，害女红者也。农事伤，则饥之本也；女红害，则寒之原也。夫饥寒并至，而能亡为非者寡矣！朕亲耕，后亲桑，以奉宗庙粢盛祭服，为天下先。不受献，减太官，省繇赋，欲天下务农蚕，素有畜积，以备灾害。强毋攘弱，众毋暴寡，老耆以寿终，幼孤得遂长。今岁或不登，民食颇寡，其咎安在？或诈伪为吏，吏以货赂为市，渔夺百姓，侵牟万民。县丞，长吏也。奸法与盗盗，甚无谓也！令其二千石各修其职！不事官职耗乱者，丞相以闻，请其罪！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

议不举孝廉者罪诏

汉武帝

公卿大夫，所使总方略、壹统类、广教化、美风俗也。夫本仁祖义，褒德禄贤，劝善刑暴，五帝三王所繇昌也。朕夙兴夜寐，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。故旅耆老，复孝敬，选豪俊，讲文学，稽参政事，析进民心，深诏执事，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，绍休圣绪。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；三人并行，厥有我师。今或至闾郡而不荐一人，是化不下究，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。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，将何以佐朕烛幽隐、劝元元、厉蒸庶、崇乡党之训哉？且进贤受上赏，蔽贤蒙显戮，古之道也。其与中二千石、礼官、博士议不举者罪！

报李广诏

汉武帝

将军者，国之爪牙也。《司马法》曰：“登车不式，遭丧不服，振旅抚师，以征不服。率三军之心，同战士之力，故怒形则千里竦，威振则万物伏。是以名声暴于夷貉，威稜憺乎邻国。”夫报忿除害，捐残去杀，朕之所图于将军也；若乃免冠徒跣，稽颡请罪，岂朕之指哉？将军其率师东辕，弥节白檀，以临右北平盛秋。

封齐王策

汉武帝

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，庙立子闾为齐王。曰：呜呼！小子闾，受兹青社。朕承天序，惟稽古建尔国家，封于东土，世为汉藩辅。呜呼念哉，共朕之诏！惟命不于常，人之好德，克明显光；义之不图，俾君子怠。悉尔心，允执其中，天禄永终；厥有愆不臧，乃凶于乃国，而害于尔躬。呜呼！保国义民，可不敬与？王其戒之！

封燕王策

汉武帝

呜呼！小子旦，受兹玄社，建尔国家，封于北土，世为汉藩辅。呜呼！薰鬻氏虐老兽心，以奸巧边畔，朕命将率徂征厥罪，万夫长、千夫长、三十有二帅，降旗奔师；薰鬻徙域，北州以妥。悉尔心，毋作怨，毋作隳德，毋乃废备，非教士不得从征！王其戒之！

封广陵王策

汉武帝

呜呼！小子胥，受兹赤社。建尔国家，封于南土，世世为汉藩辅。古人有言曰：“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轻心。扬州保强，三代要服，不及以正。”呜呼！悉尔心，祗祗兢兢，乃惠乃顺！毋恣好逸，毋迓宵人，惟法惟则！《书》云：臣不作福，不作威，靡有后羞。王其戒之！

策问贤良文学

汉武帝

盖闻上古至治，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；阴阳和，五谷登，六畜蕃；甘露降，风雨时，嘉禾兴，朱草生，山不童，泽不涸；麟凤在郊薮，龟龙游于沼，河洛出图书；父不丧子；兄不哭弟；北发渠搜，南抚交趾，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跋行喙息，咸得其宜。朕甚嘉之！今何道而臻乎此？子大夫修先圣之术，明君臣之义，讲论洽闻，有声乎当世。敢问子大夫：天人之道，何所本始？吉凶之效，安所期焉？禹、汤水旱，厥咎何由？仁、义、礼、知，四者之宜，当安设施？属统垂业，物鬼变化，天命之符，废兴何如？天文、地理、人事之纪，子大夫习焉，其悉意正议，详具其对，著之于篇，朕将亲览焉，靡有所隐！

赐燕刺王旦玺书

汉昭帝

昔高皇帝王天下，建立子弟，以藩屏社稷。先日，诸吕阴谋大逆，刘氏不绝若发，赖绛侯等诛讨贼乱，尊立孝文，以安宗庙。非以中外有人，表里相应故邪？樊、郾、曹、灌，携剑推锋，从高皇帝垦菑除害，耘锄海内，当此之时，头如蓬葆，勤苦至矣，然其赏不过封侯。今宗室子孙，曾无暴衣露冠之劳，裂地而王之，分财而赐之，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。今王骨肉至亲，敌吾一体，乃与他姓异族，殊害社稷，亲其所疏，疏其所亲，有逆悖之心，无忠爱之义。如使古人有知，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？

令二千石察官属诏

汉宣帝

狱者，万民之命，所以禁暴止邪、养育群生也。能使生者不怨，死者不恨，则可谓文吏矣。今则不然，用法或持巧心，析律贰端，深浅不平，增辞饰非，以成其罪。奏不如实，上亦亡由知。此朕之不明，吏之不称，四方黎民，将何仰哉？二千石各察官属，勿用此人。吏务平法，或擅兴繇役，饰厨传，称过使客，越职逾法，以取名誉，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，岂不殆哉？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，朕甚愍之。其令郡国被灾甚者，毋出今年租赋。

议封甘延寿等诏

汉元帝

匈奴郅支单于背畔礼义，留杀汉使者吏士，甚逆道理，朕岂忘之哉！所以优游而不征者，重动师众，劳将率，故隐忍而未有云也。今延寿、汤睹便宜，乘时利，结城郭诸国，擅兴师矫制而征之。赖天地宗庙之灵，诛讨郅支单于，斩获其首，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。虽逾义干法，内不烦一夫之役，不开府库之藏，因敌之粮，以赡军用，立功万里之外，威震百蛮，名显四海，为国除残，兵革之原息，边境得以安；然犹不免死亡之患，罪当在于奉宪。朕甚悯之！其赦延

寿、汤罪勿治，诏公卿议封焉。

谕巴蜀檄

司马相如

告巴蜀太守：蛮夷自擅，不讨之日久矣，时侵犯边境，劳士大夫。陛下即位，存抚天下，安集中国，然后兴师出兵，北征匈奴，单于怖骇，交臂受事，屈膝请和。康居、西域，重译纳贡，稽颡来享。移师东指，闽、越相诛。右吊番禺，太子入朝，南夷之君，西楚之长，常效贡职，不敢堕怠，延颈举踵，喁喁然皆向风慕义，欲为臣妾。道里辽远，山川阻深，不能自致。夫不顺者已诛，而为善者未赏。故遣中郎将往宾之。

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，以奉币帛，卫使者不然，靡有兵革之事，战斗之患。今闻其乃发军兴制，惊惧子弟，忧患长老，郡又擅为转粟运输，皆非陛下之意也。

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，亦非人臣之节也。夫边郡之士，闻烽举燧燔，皆摄弓而驰，荷兵而走，流汗相属，惟恐居后。触白刃、冒流矢，议不反顾，计不旋踵，人怀怒心，如报私仇。彼岂乐死恶生，非编列之民，而与巴蜀异主哉？计深虑远，急国家之难，而乐尽人臣之道也！故有剖符之封，析珪而爵，位为通侯，处列东第。终则遗显号于后世，传土地于子孙，行事甚忠敬，居位甚安逸，名声施于无穷，功烈著于不灭。是以贤人君子，肝脑涂中原，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。

今奉币役至南夷，即自贼杀，或亡逃抵诛，身死无名，谥为至愚，耻及父母，为天下笑。人之度量相越，岂不远哉！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，父兄之教不先，子弟之率不谨，寡廉鲜耻，而俗不长厚也，其被刑戮，不亦宜乎？

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，悼不肖愚民之如此，故遣信使，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，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，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。方今田时，重烦百姓，已亲见近县，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，檄到，亟下县道，使咸喻陛下之意，无忽！

难蜀父老

司马相如

汉兴七十有八载，德茂存乎六世，威武纷坛，湛恩汪涉，群生沾濡，洋溢乎方外。于是乃命使西征，随流而攘，风之所被，罔不披靡。因朝冉从骘定笮存邛，略斯榆，举苞蒲。结轨还辕，东乡将报，至于蜀都。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，二十有七人，俨然造焉，辞毕，进曰：“盖闻天子之牧夷狄也，其义羁縻勿绝而已。今罢三郡之士，通夜郎之涂，三年于兹，而功不竟，士卒劳倦，万民不赡。今又接之以西夷，百姓力屈，恐不能卒业，此亦使者之累也，窃为左右患之。且夫邛、笮、西夷之与中国并也，历年兹多，不可记已。仁者不以德来，强者不以力并，意者其殆不可乎？今割齐民以附夷狄，敝所恃以事无用，鄙人固陋，不识

所谓!”

使者曰：“乌谓此乎？必若所云，则是蜀不变服，而巴不化俗也。仆尝恶闻若说！然斯事体大，固非观者之所觐也。余之行急，其详不可得闻已，请为大夫粗陈其略。盖世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夫非常者，固常人之所异也。故曰：非常之原，黎民惧焉；及臻厥成，天下晏如也。昔者洪水沸出，泛滥衍溢，民人升降移徙，崎岖而不安，夏后氏感之，乃堙洪塞源，决江疏河，洒沉澹灾，东归之于海，而天下永宁。当斯之勤，岂惟民哉？心烦于虑，而身亲其劳，躬腠胝无肤，肤不生毛，故休烈显乎无穷，声称浹乎兹。

“且夫贤君之践位也，岂特委琐喔踏，拘文牵俗，循诵习传，当世取说云尔哉？必将崇论闳议，创业垂统，为万世规，故驰骛乎兼容并包，而勤思乎参天贰地。且《诗》不云乎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’？是以六合之内，八方之外，浸淫衍溢，怀生之物，有不浸润于泽者，贤君耻之！”

“今封疆之内，冠带之伦，咸获嘉祉，靡有阙遗矣。而夷狄殊俗之国，辽绝异党之域，舟车不通，人迹罕至，政教未加，流风犹微。内之则时犯义侵礼于边境，外之则邪行横作，放杀其上。君臣易位，尊卑失序，父老不辜，幼孤为奴虏，系縲号泣，内向而怨曰：‘盖闻中国有至仁焉，德洋恩普，物靡不得其所，今独曷为遗己？举踵思慕，若枯旱之望雨。戾夫为之垂涕，况乎上圣，又焉能已？’

“故北出师以讨强胡，南驰使以消劲越，四面风德，二方之君鳞集仰流，愿得受号者以亿计。故乃关沫、若，徼牂牁，镂灵山，梁孙原；创道德之途，垂仁义之统。将博恩广施，远抚长驾，使疏逖不闲，智爽暗昧得耀乎光明，以偃甲兵于此，而息讨伐于彼，遐迩一体，中外禔福，不亦康乎！夫拯民于沉溺，奉至尊之休德，反衰世之陵夷，继周氏之绝业，天子之亟务也。百姓虽劳，又恶可以已乎哉？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，而终于逸乐者也。

“然则受命之符，合在于此。方将增太山之封，加梁父之事，鸣和鸾，扬乐颂，上减五，下登三。观者未睹旨，听者未闻音，犹鸩鹏已翔乎寥廓之宇，而罗者犹视乎薮泽，悲夫！”

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，失厥所以进，喟然并称曰：“允哉汉德！此鄙人之所愿闻也。百姓虽劳，请以身先之！”敞罔靡徙，迁延而辞避。

敕掾功曹教

王尊

掾功曹：各自底厉，助太守为治；其不中用，趣自避退，毋久妨贤！夫羽翮不修，则不可以致千里；闾内不理，无以整外。府丞悉署吏行能，分别白之。为上，毋以富！贾人百万，不足与计事。昔孔子治鲁，七日诛少正卯；今太守视事已一月矣，五官掾张辅，怀虎狼之心，贪污不轨，一郡之钱，尽入辅家，然适足

以葬矣！今将辅送狱，直符史诣阁下从太守受其事。丞戒之戒之，相随入狱矣！

赐窦融玺书

汉光武帝

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、属国都尉：劳镇守边五郡，兵马精强，仓库有蓄，民庶殷富。外则折挫羌胡，内则百姓蒙福。威德流闻，虚心相望，道路隔塞，邑邑何已！长史所奉书献马，悉至，深知厚意。今益州有公孙子阳，天水有隗将军，方蜀、汉相攻，权在将军，举足左右，便有轻重。以此言之，欲相厚岂有量哉！诸事具长史所见，将军所知。王者迭兴，千载一会。欲遂立桓、文，辅微国，当勉卒功业；欲三分鼎足，连衡合从，亦宜以时定。天下未并，吾与尔绝域，非相吞之国。今之议者，必有任器效尉佗制七郡之计。王者有分土，无分民，自适已事而已。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，便宜辄言。

报臧宫马武诏

汉光武帝

《黄石公记》曰：“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”柔者，德也；刚者，贼也。弱者，仁之助也；强者，怨之归也。故曰有德之君，以所乐乐人；无德之君，以所乐乐身。乐人者其乐长，乐身者不久而亡。舍近谋远者，劳而无功；舍远谋近者，逸而有终。逸政多忠臣，劳政多乱人。故曰：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；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今国无善政，灾变不息，百姓惊惶，人不自保，而复欲远事边外乎？孔子曰：“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。”且北狄尚强，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，恒多失实。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，岂非至愿？苟非其时，不如息人！

拟答北匈奴诏

班彪

单于不忘汉恩，追念先祖旧约，欲修和亲，以辅身安国，计议甚高，为单于嘉之！

往者，匈奴数有乖乱，呼韩邪、郅支自相仇隙，并蒙孝宣帝垂恩救护，故各遣侍子，称藩保塞。其后郅支忿戾，自绝皇泽；而呼韩附亲，忠孝弥著。及汉灭郅支，遂保国传嗣，子孙相继。今南单于携众南向，款塞归命。自以呼韩嫡长，次第当立，而侵夺失职，猜疑相背，数请兵将，归扫北庭。策谋纷纭，无所不至。惟念斯言不可独听，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，欲修和亲，故拒而未许，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。汉秉威信，总率万国，日月所照，皆为臣妾。殊俗百蛮，义无亲疏。服顺者褒赏，畔逆者诛罚。善恶之效，呼韩、郅支是也。

今单于欲修和亲，款诚已达，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？西域国属匈奴，与属汉何异？单于数连兵乱，国内虚耗，贡物裁以通礼，何必献马裘？今赉

杂缯五百匹、弓韃鞬丸一、矢四发，遣遗单于。又赐献马左骨都侯、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，斩马剑各一。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、瑟、空侯皆败，愿复裁赐。念单于国尚未安，方厉武节，以战攻为务，竿瑟之用，不如良弓利剑，故未以赉。朕不爱小物于单于，便宜所欲，遣驿以闻。

即位诏

汉明帝

予末小子，奉承圣业，夙夜震畏，不敢荒宁。先帝受命中兴，德侔帝王，协和万邦，假于上下，怀柔百神。惠于鰥寡。朕承大运，继体守文，不知稼穡之艰难，惧有废失。圣恩遗戒，顾重天下，以元元为首，公卿百僚，将何以辅朕不逮？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；三老、孝悌、力田人三级。爵过公乘，得移与子若同产、同产子，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，人一级。鰥、寡、孤、独、笃癃，粟人十斛。其施刑及郡国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后捕系者，悉免其刑。又，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，在己卯赦前，一切遣还边，恣其所乐。中二千石下至黄绶，贬秩赎论者，悉皆复秩还赎。方今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若涉渊水而无舟楫。夫万乘至重，而壮者虑轻，实赖有德左右小子！高密侯禹，元功之首；东平王苍，宽博有谋。并可以受六尺之托，临大节而不挠。其以禹为太傅，苍为骠骑将军。太尉薅告谥南郊，司徒诎奉安梓宫，司空魴将校复土。其封薅为节乡侯，诎为安乡侯，魴为杨邑侯。

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诏

汉明帝

今令月吉日，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，以配五帝。礼备法物，乐和八音，咏祉福，舞功德。其班时令，敕群后。事毕，升灵台，望元气，吹时律，观物变。群僚藩辅，宗室子孙；众郡奉计，百蛮贡职；乌桓、涉貊，咸来助祭；单于侍子、骨都侯，亦皆陪位。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！朕以暗陋，奉承大业，亲执圭璧，恭祀天地。仰惟先帝受命中兴，拨乱反正，以宁天下。封泰山，建明堂，立辟雍，起灵台，恢宏大道，被之八极；而胤子无成、康之质，群臣无吕、旦之谋，盥洗进爵，蹶蹈惟惭，素性顽鄙，临事益惧。故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，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，谋反大逆，皆赦除之！百僚师尹，其勉修厥职，顺行时令，敬若昊天，以绥兆人！

辟雍行养老礼诏

汉明帝

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，而未及临飨。眇眇小子，属当圣业，间暮春吉辰，初行大射。今月元日，复践辟雍。尊事三老，兄事五更。安车软轮，供绥执授，侯王设酱，公卿饌珍。朕亲袒割，执爵而醕，祝哽在前，祝噎在后。升歌《鹿鸣》，下管《新宫》，八佾具修，《万》舞于庭。朕固薄德，何以克当！《易》陈“负乘”，

《诗》刺“彼己”，永念慚疚，无忘厥心！三老李躬，年耆学明；五更桓荣，授朕《尚书》。《诗》曰：“无德不报，无言不酬。”其赐荣爵关内侯，食邑五千户；三老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。其赐三老酒人一石，肉四十斤。有司其存耆耄，恤幼孤，惠鰥寡，称朕意焉！

申明科禁诏

汉明帝

昔曾、闵奉亲，竭欢致养；仲尼葬子，有棺无槨。丧贵致哀，礼存宁俭。今百姓送终之制，竞为奢靡，生者无担石之储，而财力尽于坟土；伏腊无糟糠，而牲牢兼于一奠。糜破积世之业，以供终朝之费，子孙饥寒，绝命于此，岂祖考之意哉！又，车服制度，恣极耳目，田荒不耕，游食者众。有司其申明科禁，宜于今者，宣下郡国！

塞汴渠诏

汉明帝

自汴渠决败，六十余岁。加顷年以来，雨水不时，汴流东侵，日月益甚。水门故处，皆在河中，滂滂广溢，莫测圻岸，荡荡极望，不知纲纪。今兖、豫之人，多被水患，乃云县官不先人急，好兴它役！又，或以为河流入汴，幽、冀蒙利，故曰“左堤强，则右堤伤；左右俱强，则下方伤。宜任水执所之，使人随高而处。公家息壅塞之费，百姓无陷溺之患”。议者不同，南北异论，朕不知所从，久而不决。今既筑堤理渠，绝水立门，河、汴分流，复其旧迹，陶丘之北，渐就壤坟。故荐嘉玉洁牲，以礼河神。东过洛汭，叹禹之绩。今五土之宜，反其正色；滨渠下田，赋与贫人。无令豪右得固其利，庶继世宗《瓠子》之作。

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诏

汉章帝

朕以无德，奉承大业，夙夜慄慄，不敢荒宁，而灾异仍见，与政相应。朕既不明，涉道日寡；又选举乖实，俗吏伤人，官职耗乱，刑罚不中，可不忧与！昔仲弓季氏之家臣，子游武城之小宰，孔子犹海以贤才，问以得人，明政无大小，以得人为本。夫乡举里选，必累功劳；今刺史、守相不明真伪，茂才、孝廉岁以百数，既非能显，而当授之政事，甚无谓也。每寻前世，举人贡士，或起畎亩，不系闾閭。敷奏以言，则文章可采；明试以功，则政有异迹。文质彬彬，朕甚嘉之！其令太傅、三公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郡国守相，举贤良、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。

禘祭诏

汉章帝

祖考来假，明哲之祀。予未小子，质又菲薄，仰惟先帝烝烝之情，前修禘祭，以尽孝敬；朕得识昭穆之序，寄远祖之思。今年大礼复举，加以先帝之坐，

悲伤感怀！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，虽祭亡如在，而空虚不知所裁，庶或餗之。岂亡克慎肃雍之臣，辟公之相，皆助朕之依依。今赐公钱四十万，卿半之，及百官执事各有差。

诏三公

汉章帝

方春生养，万物孳甲，宜助萌阳，以育时物。其令有司：罪非殊死，且勿案验，及吏人条书相告，不得听受。冀息事宁人，敬奉天气，立秋如故。夫俗吏矫饰外貌，似是而非，揆之人事则悦耳，论之阴阳则伤化，朕甚厌之，甚苦之！安静之吏，惴惴无华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。如襄城令刘方，吏人同声，谓之不烦，虽未有他异，斯亦殆近之矣。间敕二千石，各尚宽明，而今富奸行赂于下，贪吏枉法于上，使有罪不论，而无过被刑，甚大逆也！夫以苛为察，以刻为明，以轻为德，以重为威，四者或兴，则下有怨心。吾诏书数下，冠盖接道，而吏不加理，人或失职，其咎安在？勉思旧令，称朕意焉！

恤民诏

汉和帝

比年不登，百姓虚匮。京师去冬无宿雪，今春无澍雨，黎民流离，困于道路。朕痛心疾首，靡知所济，瞻仰昊天，何辜今人！三公，朕之腹心，而未获承天安民之策。数诏有司务择良吏，今犹不改，竞为苛暴，侵愁小民，以求虚名，委任下吏，假势行邪，是以令下而奸生，禁至而诈起。巧法极律，饰文增辞，货行于言，罪成乎手，朕甚病焉！公卿不思助明好恶，将何以救其咎罚？咎罚既至，复令灾及小民，若上下同心，庶或有瘳！

诫兄子书

马援

吾欲汝曹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论议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恶也，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！汝曹知吾恶之甚矣，所以复言者，施衿结缡，申父母之戒，欲使汝曹不忘之耳。

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，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曹效之！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，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，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效也！效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敕之士，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。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。迄今季良尚未可知，郡将下车辄切齿，州郡以为言，吾常为寒心，是以不愿子孙效也。

戒子书

郑玄

吾家旧贫，不为父母昆弟所容，去厮役之吏，游学周、秦之都，往来幽、并、兖、豫之域，获覲乎在位通人、处逸大儒，得意者咸从捧手，有所授焉。遂博稽